

sina 新浪文化·读书

磨头王

磨子李 著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欲如水，不遏则滔天。

综观中国的历史，社会治安的优劣与当地的吏治往往互成因果，
「吏清则讼稀，吏贪则恶行」，猖狂的黑恶势力背后往往会有官
场的权力支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磨墨

磨子李◎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码头王 / 磨子李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80729-985-1

I. ①码… II. ①磨…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00579号

书 名 码头王

作 者 磨子李
责任编辑 朱 敏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华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985-1
定 价 29.8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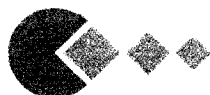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风 景	1
第二章	风 波	18
第三章	闹 鬼	29
第四章	耻 辱	39
第五章	灰 姑 娘	48
第六章	命 运	63
第七章	机 遇	76
第八章	手 段	88
第九章	玄 机	95
第十章	送 行	110
第十一章	一湾二虎	124
第十二章	上 供	137
第十三章	埋 伏	154
第十四章	交 易	161



第十五章	结拜	170
第十六章	找茬	180
第十七章	情乱	187
第十八章	柔情	197
第十九章	密谈	211
第二十章	男人的无奈	222
第二十一章	好汉当年	232
第二十二章	注射	250
第二十三章	保护伞	264
第二十四章	穷途末路	278
第二十五章	末日	286
尾声		296



第一章 风景

多少年来,谢彩凤凝视着城市风景。她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在默默地寻找一个神秘的人。为了消弭心中永远的痛楚,她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强奸自己、使自己蒙受奇耻大辱的人。

谢彩凤永远也不能忘记牛背湾搬运新村,永远也不能忘记那个扎着一条独辫叫做小风的小姑娘。

那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谢彩凤还只是一个五岁的小妹儿,就是那个每天在牛背湾搬运新村街面上青麻石地面疯闹,嘴角流着口水,全身上下都脏兮兮的妹子。

谢彩凤出生在山城嘉陵江畔著名的陋街牛背湾搬运新村。她出生的时候,她的父亲还是一个牛犍儿,外号谢铛铛。牛犍儿,就是犏牛匠,叫他谢铛铛,是因为他常年左手捏铁夹,右手拿铁剪,穿过城市里的大街小巷,“铛铛铛”地敲着,借以招徕顾客。谢铛铛有两个女儿,谢彩凤是家中的幺女。

牛犍儿是这个城市很古老很原始的职业了,现在在城里已经绝迹,而谢铛铛可能是这个城市里最后一位牛犍儿了。当然,谢铛铛后来也因



为没有骗牛业务而转行当搬运工,这是后话。而谢彩凤的母亲周兰,则是位码头卖苦力的搬运工人。

搬运新村在城市的东北面,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这是一溜儿抹斜抹斜的山坡,江岸边,有一条青麻石板铺就的小路,像一条盘旋着的蛇从上半城延伸下来伸入江中。那里有两株高大苍虬枝繁叶茂的老黄桷树,在漫山疯长的蕨蕻的夹竹桃衬托下,显得十分苍老。

而那蛇路,到了这里就猛一掉头,往西一拐陡然不见,仿佛钻进了那老黄桷树宽广的胸怀中了。其实这条青麻石道只是在江边才是小路,而自岸边开始,便渐宽渐阔,到了半山腰时,已有十好几公尺宽,完全骑得骡子跑得马了。而半山腰之后,更是一条平坦大道,一直通到这个城市的主公路,也就是这个城市的上半城。在城市的上半城看这蛇路的头,就像一条巨大的蟒蛇张开了大口,吞咽和吐纳着进去出来活动着的人们。

青麻石道的两旁是一间间用竹篾笆围就、用楠竹作柱的捆绑吊脚楼。从城里往下看,是一块块黑乎乎油亮亮的物件——那是吊脚楼的牛毛毡屋顶。而自江岸往上看,却见一排排吊脚楼自江岸往天的方向逶逶迤迤排开去,与乌蒙蒙的天连成了一片,显得十分险峻、磅礴与大气,因此历来都是文人骚客吟诵和泼墨的对象。自小在这里生活的谢彩凤,则对这里的一切深恶痛绝。

牛背湾与这个城市所有的地方相同,生长着许多黄桷树与夹竹桃。现在,黄桷树是这个城市的市树,而夹竹桃却几乎绝迹。

夹竹桃真是一种奇异的植物,它与贫穷、落后的牛背湾相依相偎,好像出身低贱的浪俗女人,成为了码头汉子忠实的追随者。那时,这里一年四季被夹竹桃染绿。春夏之交,漫山遍野都张扬着红红白白的夹竹桃花,那绿中透红、绿中夹白、绿中露粉的花啊,把牛背湾装点成了艳丽的公园。



牛背湾当然也生有真正艳丽而高贵的鲜花。那些美丽的鲜花,生长在一幢青砖碧瓦、高大轩昂的四层楼房的露台上。那房子好高啊,比老黄桷树还高,犹如一个巨人,俯瞰着牛背湾搬运新村。那是云丰搬运公司癞子书记家。

这幢高大轩昂的楼房,平日里总是铁门紧闭。看管大门的是搬运公司民兵连长段大庆,这是一个魁梧高大的码头汉子,是癞子书记的把兄弟。这人手里有枪杆子,白天上班在公司守卫传达室,晚上就在那里休息。他几乎成为癞子书记的专门保镖,白天晚上都围绕着癞子书记转悠。

段大庆周身短打,衣襟开处,露出黑乎乎的胸毛。一般人看见这个威猛的汉子就虚火,谁还敢去敲那铁门?再者,癞子书记家还有一位小家伙,圆圆脸儿,一双晶亮的黑眼睛在铁门内一闪一闪,遇见小女孩儿,“咻啦”一下子拉下裤子——只见一团雪亮之间,一只小雀子挺拔,从铁门内朝外滋着一条银亮的水线儿!这是癞子书记的侄子章程。这小家伙自称“双枪将”,嘴里“呀呀”叫着,一手握弹弓,一手握小雀子得意洋洋地笑,而自门前经过的小妹子都吓得哇哇叫唤……

那天,小凤自炮楼前走过,听到奇怪声响,回头一看不禁花容失色——只见章程光着屁股挺着小雀子正哗哗朝她滋尿呢。

谢彩凤发一声喊,灵巧回身,一把将铁门内那小雀子拽住。“哎哟哎哟……”章程想还击,可吃痛不过,就杀猪一般尖叫起来。

“干什么?”段大庆从炮楼内跑出,一脚将谢彩凤踹倒,章程这才脱离窘境。他打开铁门走出去,死死盯住谢彩凤,而谢彩凤也瞪着眼睛,盯死了章程。

当然也有贵客上门。那是些身材窈窕、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受到癞子书记特招进入的女人。癞子书记邀集她们,是要与她们开会。癞子书记喜欢开会,尤其是与女性开会。那些女性是搬运公司的职工或者家属,



她们需要被书记召见开会，因为通过开会，许多棘手问题，比如换工种啊，比如吃救济啊，比如子女的工作啊，就可以在开会中迎刃而解。那些女人趾高气扬地进去，又红头花色出来。这里出没的，显然就是这些鲜艳富贵的花朵，而平常的码头婆婆客是没有资格进入。

癞子书记是牛背湾的一个人物。他一跺脚，牛背湾就得颤三下。经常可以看见一些衣着光鲜、人五人六的人物，出入癞子书记那栋炮楼样的楼房里。

癞子书记是树，一棵威猛、高大的黄桷树，而谢彩凤只是一株烂贱而艳俗的夹竹桃。

谢彩凤是一个小人精。夏天的夜晚，说书人苟天才在老黄桷树下讲书。苟天才坐在小石桌子后面，摇着大蒲扇，气沉丹田，嘴里舌头如蛇芯子乱窜，白沫子直冒，玄虚龙门阵惊骇了一湾的人。一会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一会窦尔敦遭遇秦叔宝，一会李亚仙相会郑元和。

谢彩凤不喜欢听这些，她喜欢听巴蔓子将军。巴蔓子是个城市英雄。当时，这个城市被敌国围攻，将军找楚王借兵，允诺事成送城池十五座。敌国退兵后，将军站在这个城市的通远门，望着楚国使者，铮铮然道：“城池属百姓，愿以我头颅热血答谢楚王！”言毕，拔出佩剑自刎。城头处，一腔鲜红冲天而起，楚国使者吓得诺诺而退，无头巴将军塑像至今还屹立在通远门城墙上……

谢彩凤听着巴蔓子将军的故事，从此她心里有了个小秘密。那天，她与姐姐大风斗嘴，大风说自己最喜欢做小姐，有许多丫环伺候。而谢彩凤却陡发异想，说她最喜欢的就是做巴蔓子将军的女人。

“哈，你不要脸，做巴蔓子将军的女人，就要被将军睡。”大风刮着脸蛋羞她。

“被将军睡怎么了？我就要拿自己给巴将军睡，告诉你，我就喜欢顶天立地的男人！”谢彩凤倔强地仰着头，充满了无限的向往。



谢彩凤与牛背湾其他的小女孩小男孩不一样，她从小就表现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气质。她犟，犟起来比牛还难对付。一天，她的老爸和老妈带了大风去走亲戚，叫她一个人在家。等她老爸老妈回来，却见她躺倒在地，一口一口地啃堂屋到卧室的门枋，啃得满嘴都是鲜血，地上到处都是丝丝的门枋渣滓。

小凤妈一见，急忙上去要把她拉开，她却又咬又踢，像一匹小母狼。问她是怎么回事，她说是那门枋不知趣，居然把她的脚丫子撞伤了。说着，还把脚翘得高高，露出被撞青的大脚丫。

她的老爸老妈大吃一惊，为这烈性女感到不可理喻。他们想，门枋是无知无觉的木头，这小鬼女居然这样恨它，若是爸妈惹着她，她又会如何对待呢？

晚上，老爸老妈又说起了两个丫头，谢铛铛说：“大眼睛，不认亲，今后这小鬼蛋蛋不得了！”小凤妈却骄傲地说：“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生儿会打洞。老头子，一窝鸡总归有一个要叫的，你相不相信，我们家两个女子的大出息，会应在她的身上？”

搬运新村的住户，大都是在码头上出大力挣钱的搬运工人。白天，大人们要上班，学生们要上学，是没有什么人的。只有到了夜晚，才热闹起来，显露出它的勃勃生机。

在搬运新村，有一道独特的风景。

夜晚，家家户户吃过饭后，就是大人吵架打架、理论长短的时间，同时也是小孩子们在湾前的那一片空坝上跳天舞地、逮猫捉强盗的最快乐的时间。

牛背湾搬运新村的夜晚是欢乐、生动的，也是喧嚣与夸张的。在这里，最喜剧的算是罗癫子。这是一位半疯半傻的老头儿，据说，他曾经是上面的文化人，多年前，因为嘴巴讨嫌被发配到码头。在他那干瘪的肚子里，存放着数不清的玄虚龙门阵。这罗癫子住在牛背湾江边的茅



屋里,他却不在屋里睡,而是喜欢在老黄桷树下睡觉,更喜欢独自坐在江边的沙滩上,望着奔腾的江水发呆。

每到傍晚时分,罗癫子便出现在村口那两株老黄桷树下。他永远穿一身的中山装,衣服的左面挂满了红的、黄的像章,一走就叮当作响。他坐在老黄桷树下的磨盘上,眼睛半睁半闭,望着高远的天际,望着癫子书记家的炮楼。他经常拿个破碗敲,一边怪糟糟的瞎唱,一边流着眼泪。唱一阵,站起来,一双细细的拉丝眼贼一般的四下里看。

每当他看见母鸡时,就怪叫一声:“你这癫子鸡啊癫子鸡,老子要逮住你,割你的脖子吃你的肉……”然后就追赶着,追来追去,把母鸡撵得满地乱飞。牛背湾的小孩儿有些不服气,他们也叫着,用石块把罗癫子砸得鬼叫,抱头逃窜。

当然,还有人也不服气,那就是癫子书记的保镖、民兵连长段大庆。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情形,罗癫子刚在磨盘上坐下,才敲打几下破碗,段大庆就凶神恶煞走过来,一脚把罗癫子踢翻,呵斥道:“不准在这里乱唱!”说罢,举起拳头要打罗癫子。罗癫子怪叫一声,跑了。听人讲,这罗癫子与癫子书记有很深的冤仇,这位码头上仅有的知识分子,高中毕业,当时是码头的会计,却被癫子书记整得当了码头工。至于他为何疯癫,却无人知晓。

罗癫子与谢彩凤有缘,他一见谢彩凤就眯着眼笑。罗癫子一笑,就有人对着谢彩凤不怀好意地笑,说:“小凤小凤,你野爸爸来了,快叫呀!”谢彩凤却并不开腔,走两步,从地面拣起一块块石头,狠狠朝罗癫子砸,也朝说话那人砸去。

罗癫子逃走之后,两株老黄桷树旁那间竹篾笆门就打开了。随着门响,一位身着黑色短打、腰系一条红腰带的小伙子就潇潇洒洒地走了出来。这个年轻人叫牛宏,十五六岁,是一个孤儿。他的爹妈都是码头上卖苦力的搬运工,在他十来岁时双双过世。牛宏吃百家饭长大,初中毕业



后就在搬运站当上了一名搬运工人。

这是一位俊朗潇洒的少年，身段如杨树般挺拔，唇红齿白，黑溜溜的大眼睛。他从不跟周围邻居打招呼，也没有什么好朋友。不过他有一手绝招，那就是耍皮条，而且耍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

牛宏出了屋，来到老黄桷树下，站在树下那一块四四方方的青麻石上。他吐口唾沫，在两只手上搓了搓，眯着眼看着硕大的树冠，看了好一会。陡然，他叫喊一声，弓着身子，抱着树干，三下两下爬上树，在树干上抹了一下，接着，整个人就悬在了半空中。这时方才看清，他的两只手上攥着一条皮带，皮带头是拴在树上的。他张开双臂，如猴子般蜷曲，人就弹丸一般射向天空。

这时候，在街面上玩耍的小孩儿们都欢呼起来，把手都拍麻了。又听得一串响声，只见那弹丸兀地自空中栽了下来。小孩儿们吓得大叫着，都闭上了双眼——且慢，还没等他们的声气结束，那弹丸却停在了空中，一只手中仍然紧捏着一条牛皮带。牛宏在树上一会儿做一个猴子蹬山动作，一会儿是后羿射日，紧接着是仙人摘桃，马上又来个金刚打杵，甚至还会耍哪吒闹海，童子拜观音，直看得人眼花缭乱，拍手称绝。

在那一群看热闹的小孩子中，谢彩凤看得最仔细。她看牛宏耍着扯皮条的绝活，心里早就痒痒的了。等到牛宏站在树下，两手拽着皮条，抖一抖，皮条发出了啪啪的清脆声响。大家都看得如痴如醉，只有谢彩凤颇不服气，她想，无非是靠了那两条皮带嘛，把那两条皮带给我，我也能。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牛宏上树时手被树枝刮伤了，流了很多血。他紧捏伤口，面色苍白，嘴里噓着气，蹲在那株老黄桷树下。这时，谢彩凤走过来：“牛宏哥哥，你受了伤，伤口好痛吧。来，我这有紫药水，给你抹抹。”说着，就把手中的紫药水瓶盖拧开，用药棉蘸了药水，要给牛宏擦伤口。



牛宏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作为一位孤儿,他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一声关怀的话了。今天,自己受伤了,这小凤居然像大人一样为他找来了药水,还要给他擦。牛宏站起来,一下子把谢彩凤搂在了怀中。

“不,我不嘛。”谢彩凤在牛宏怀中挣扎着,终于挣了出来。“来,牛宏哥哥,把你的手伸出来。”在这个小人儿面前,长得牛高马大的码头汉子不知怎的就乖乖地伸出手来,看她仔细地给自己的伤口抹了药,又用一条布条缠住了。

“好了。”小凤紧锁着的眉头松开了。

“好了?”牛宏傻乎乎地咧开嘴,也笑着。

“不痛了?”小凤又问。

“不痛了。小凤,你给哥哥医好了伤,哥哥得好好的谢谢你。说,你要什么?是甜甜的糖关刀,还是酸辣的凉粉?”

“不不,我……”谢彩凤望着还在夜风中飘荡着的皮条,眼里仿佛有火花在闪烁。她奶声奶气地说:“牛宏哥哥,我……我要扯皮条,我真的好想好想扯皮条哟!你说,巴蔓子将军会不会扯皮条?”

牛宏憨憨地笑了。“傻瓜,皮条是男孩子耍的,哪有女孩子玩这个?”

“不不,我要耍,我就要扯皮条嘛。哥哥你不晓得,我要给巴蔓子将军做女人,不会扯皮条怎么行?”

“好好,你要你要。来,哥哥帮你。”

那天晚上,谢彩凤经过好久的努力,终于在牛宏的帮助下,把身子悬上了半空中。这时候,她笑得咯咯的,但若不是牛宏在旁边护着她,她早就随惯性摔到地面了。

谢彩凤家住在老黄桷树的对面,那一间门楣低矮、篾笆做墙的屋子里。她的爸妈一连生了五个孩子,小凤的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只是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都不长命,早早就夭折了,现在家里只剩下小凤

跟她小姐姐了。

谢彩凤八岁那年,家里发生了变故。爸爸每天不上班,一心要到外面去。妈妈呢,总以为爸爸花心在外面又找了女人,要抛妻别女。这样,在那些日子里,家里每天都要传出嘈杂声气,有时是早上,有时是晚上,有时早晚都有。那时,谢彩凤的爸妈先是吵,吵得天翻地覆,后是打,打得屁滚尿流落花流水春去也。

一天,当谢铛铛一瘸一拐地走出屋后,小凤妈就左手牵着大风,右手牵着谢彩凤到搬运站找赖子书记告状了。小凤妈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章书记啊,都十几年了,这个龟儿子就把我们娘儿几个像块烂抹布一样甩了呀。书记书记我的好书记,您老人家可得给我们孤儿寡母做主呀!”谢彩凤站在妈妈身旁,她对这个码头上名头响亮的码头王并不害怕,她瞪着圆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

赖子书记四十出头,曾是码头上有名的铁脚板搬运工,身材魁梧的汉子却长了一颗癞痢头。据说,解放初期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每天赤着脚上班,把买鞋子的钱捐给了前方的志愿军。搬运公司荣誉室里还保存着一幅照片,地点在嘉陵江边,背景是云丰运输公司码头,风华正茂的赖子书记光着脊梁,赤着脚,扛着一条肥猪般的条石正上跳板。那是一个记者拍摄的,曾经荣耀地登载在本市著名的党报上。为此,赖子书记出席过全国群英会,当过全国劳动模范。赖子书记姓章,据说与本区某位领导是兄弟,因此,也算是根基深厚的干部了。

赖子书记喜欢做群众工作,尤其喜欢做女职工的工作。他总喜欢和单个女职工开会,喜欢在女职工家里开,喜欢在自己家开,也喜欢在办公室开。与他开过会后,那些女工就红头花色、精神焕发,俨然度过一个新婚蜜月。码头上汉子都说,老婆不乖不用愁,书记开会解烦忧。

赖子书记走上前,捉住小凤妈绵软的手,轻轻拍了拍,说:“你家老谢这个人我晓得的,就是心眼有点死。当了一个小组长,为了几角钱的

事同本组的工人吵了架,脑子就有点问题了,一天到晚想着这件事情。兄弟媳妇你放心,医生说他这种病只要按时吃药,再把注意力转移一下,会好的。”

“章书记,你是男人,自然要帮着男人说话了。告诉你章书记,这个烂人不但在外头有烂玩家,还有好多个!你看嘛,往回他一到床上就要上我身,不给还不行;现在一上床就睡觉,好像几辈子没有睡够。”小凤妈脸蛋绯红起来,有些娇羞,“还夫妻呢,我好久都没有尝到夫妻的味道了。”

癞子书记望着丰腴的小凤妈,出了一会神。“是啊,兄弟媳妇才三十出头,也是正当年啊!”他叹了一口气,一双眼睛亮闪闪,直盯着小凤妈丰满的胸脯看。陡然,他倒吸了一口气。他看见了一双溜圆的眼睛,却如刀子一般剃着他。

那是小凤,她正一眨不眨地望着他。不知为何,癞子书记竟然涌出一身冷汗。他嘿嘿笑了笑,搭讪道:“这个小丫头,眼神怎么这样阴毒?”

小凤嘴巴不经意地撇了一下,仍然不错眼珠地望着癞子书记。

“小凤妈,不,周兰同志。”

小凤妈听见书记叫自己的大名,不由一震。“书记啊好书记,您老人家可得为百姓做主啊!”

癞子书记用眼睛抚摸着小凤妈,说:“遇见这样的事情,你也不要犯难。本书记最看不起的就是男人欺负自己的女人。女人是什么,女人是水!女人是花!女人是神!在我的地盘里男人就是不能欺负女人!”

小凤妈说:“哎呀!我的好书记,只有您老人家才真正了解女人,能够做您老人家的女人,真是烧了八辈子高香!”

“周兰同志,你们家的问题,不是小事,而是大事情!为了解决这个大事情,本书记决定和你召开会议,你就等着我的通知吧。”癞子书记打着哈哈说。



小凤妈说：“好好，谢谢章书记。不过，我总归也有办法。好，你等着，看我揪了铛铛这个烂人与他的烂玩家现行。”小凤妈扯着小凤姐俩朝外走，边走边高一声低一声地骂。

小凤妈回到家，就伤心地痛哭起来。她鼻涕一把泪一把，边哭边数落着。大风是个爱动感情的女孩子，看见妈妈哭，她也不甘落后地哭了起来。小凤看着悲恸欲绝的妈妈，又看着哭得认认真真的小姐姐，突然之间觉得很好笑，就嘻嘻地坏笑着，笑得蜷下了腰。

小凤妈停住了哭声，走过去，在小凤的屁股上打了一下。“死女子，你老子去耍烂玩家，你倒来笑话老娘！不是看你两个打短命的还小，老娘早就扯散了！”小凤妈边说，边又哭了起来，她的骂声哭声从沙涩的喉咙里汩汩涌出来，嘴角边拥挤了许多口沫子。

小凤看着看着，又笑起来。“妈妈，你哭起来怎么像螃蟹吐泡泡一样，难看死了。”

小凤妈坐在地上，望着自己的小女儿。只见在屋中央那投进来的暗淡光线下，这小死女子一张脸笑得夹竹桃般绚烂。看见妈妈恼怒的样子，并不躲避，而是有些厚颜无耻的味道。小凤妈看着看着，一张脸就抽搐起来。“我的天啊，我的命好苦，败家的男人去偷烂玩家，两个小打短命的又不懂事，叫我怎么活下去……我不活了啊……”

小凤突然发作起来，一张小脸涨得通红。她把脚往地面一跺，地面就腾起一股灰尘，然后奶声奶气地说：“快站起来，不准再哭了，还嫌不够丢人么？外面看热闹的都给我滚，不然我拿开水泼了！”

只听见那年久失修的篾笆墙缝间传来一阵声响，且渐响渐远。

小凤说：“你们哭够了没有，我可饿了。”

小凤妈望了小凤一眼，揩着哭得通红的眼睛，不言不语地做饭去了。吃饭时，谢铛铛还没有回来，娘仨坐在家里唯一的那张收折小桌边，喝稀饭，吃泡酸菜。小凤妈喝了一小碗稀饭就扔下碗不吃了，大风是一



个善于察言观色的小女孩，吃了一碗也放下了碗。小凤却不管这些，喝了一碗喝两碗，好像吃得很香。小凤妈看着，眼泪又像断线的珍珠一般滚落下来。

小凤一下子把碗筷扔在桌上。“烦死了，不就是老爸找了另外的女人，也值得难过？”接着，她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言论：“新生活各顾各，也好啊！哼，我要是哪一天做了巴将军的女人，随便他出去找几个女人我都不管。”

“这个鬼打短命的，你——”小凤妈刚要发作，小凤却嫣然一笑：“要不，就逮住老爸同那个坏女人，修理修理他们？”

小凤妈问：“逮住他们？怎样逮？”

小凤挺着小胸脯，站在妈妈面前：“我去逮。”

“你——”小凤妈不相信。

小凤平静地说：“是的。”

小凤妈问：“你怎样去逮呢？”

小凤说：“怎样逮你不用管，反正我有办法。”

小凤妈一下子把小凤搂进了怀里。“小凤，我的乖乖女……”

小凤从妈妈怀里挣出来，挺着小胸脯打开门走了出去。

小凤走到门口时，听见妈妈严厉而低沉地吼着大风：“哭，简直是个霉伤心，你看你妹妹，多有主见！再哭，我把你的嘴巴扯到后颈窝去吊起。”听到这里，小凤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月亮升起来了，银白色的月光洒在地面，给青麻石街面铺上了一种色彩，淡淡的，如水一般。在那两株老黄桷树下，扯皮条的牛宏正站在树下，周身汗津津的，那一条大红色腰带变作了一条乌糟糟的怪蛇，紧紧地缠在了他的腰上。他扯住树上悬下的皮条，双手一扣，只听皮条在他手中发出啪的一声脆响，他人就如一个大大的十字一般往树上盘旋着慢慢射去，而那皮条则缠在他粗壮的臂上，一圈又一圈。